

任重道远

短篇小说集



7.7

RENZHONG DAOYUAN

任重道远

短篇小说集

广西人民出版社

目 录

任重道远·····	肖建华 (1)
锦 秀·····	陈向群 (25)
高音喇叭·····	石灵龙 (51)
新队委·····	钟杨莆 (61)
三画老贫农·····	莫之桢 (74)
金鸡岭·····	李梦琴 (90)
新苗茁壮·····	邹家兴 (109)
大步向前·····	周筱荣 (120)
树大成材·····	林仕亿 (144)
新书记蹲点·····	莫之桢 (163)

任重道远

肖建华

清早，公社党委书记就带着全公社一百多个生产队长来了，书记说趁着双抢大忙前的空隙，在我们队召开个深翻改土、科学种田的现场会议。

桃花江两岸一展平的水田上，稻子长得齐刷刷的，秆粗穗长，目下已经收浆勾头、再过十天半月，就可以开镰了。种田人喜欢好庄稼。这些生产队长，刚到田边，一下就钻进这金黄色的田野里了。他们三五一群，七八一帮，在田间比划着、议论着。

哨子响了，队长们回来了，有的手上拿一串谷穗边走边数着，赞扬着。仲夏的太阳毒热毒热的。公社书记带领着一行人，在桃花江洗干净手脚，一起来到村头的大榕树下，要我介绍经验。我心里很紧张，讲什么呢？我只好说说大实话了。

去年冬尾，我到大队部开队长会，支书告诉我，公社决

定调我们队的指导员诚亮大哥到公社负责插队知青工作……一听到这话，真把我急呆了。

大家晓得，我和诚亮大哥是老搭档了。解放前一起给地主“笑面虎”打长工，解放后一起斗地主分田地，又一起组织互助组、合作社，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分过手。现在要调走诚亮大哥，这象抽了我的主心骨一样，我真的离不开他啊！我是个炮筒子脾气，平常日子还可以独挡一阵，一到关键时刻，我的脑子就容易发蒙。这些年来，好在有诚亮大哥帮扶着才走过来的。去年，由于诚亮大哥掌的舵，下狠心学大寨抓根本，促进粮食又上了一层楼，春插时和倒春寒斗，双抢时和大洪水斗，时时刻刻和阶级敌人斗，和资本主义倾向斗，好不容易才斗出个大丰收，平均亩产达到了一千三，成了公社的先进典型。全公社的生产队都看着我们，使足劲赶我们，超我们。在这你追我赶的跃进年代里，先进同后进的地位是很容易转化的。我们呢？当然不能躺在成绩上睡大觉，得稳步前进。偏偏在这个时候，却要把我们队的顶梁柱诚亮大哥调走，你想，怎不急得我头上冒汗哪！

从大队部回来，心里越想越心焦，越想越不是味道。不行，我得到公社找书记，要求改变这决定，讲到死也要把诚亮大哥留下来。不过先得同诚亮大哥谈谈，只要他不愿走，那就好办了。

回到家，连饭也顾不得吃，我就三步并成两步赶到诚亮大哥家里，只见他正戴着老花眼镜坐在窗前看报纸。

“大哥，要调你到公社去，你晓得了吗？”

“嗯！”他点了点头。

我说：“你的态度呢？”

“一切行动听指挥。”他的眼睛没离开报纸。

我有些气了。这么大的事，他当没事人一样，我亮开嗓门对他喊道：“谁不懂得一切行动听指挥？可也还有特殊情况嘛，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一走，队里这一大摊子怎么办？”

大概是我的大嗓门起作用了。他摘下老花眼镜盯着我说：“怎么办？再选一个指导员吧。”

“这么讲，你是走定了。”

“党需要我到哪里，我就去哪里。”

看来和他扯嘴劲也没有用了。我就说：“好了，好了，别的不讲，你走可以，我就得向你耍一个指导员！”我把“指导员”三个字说得震天响。

“可以！”

我本来说的是气话，想不到他回答得那么干脆，一口应承了下来。

我急忙补充说：“得有个条件，找个同你一样的人，起码也要差不多。”

“哈哈！你的条件太低了，太低了，何止同我一样，人家可比我强多了！”诚亮大哥笑着说。

我心里乐了。到底是组织上想的周到。我白当了这么多

年干部，连这一点都不懂。心里高兴，烟瘾也来了。我拉过小板凳坐下来，点了支烟吸着，说：“大哥，领导比我想的周到，连指导员都给选好了。大哥，从哪派来的指导员。”

“看你想到哪儿去了，我们队里就有，还用得着派？”

一听这话，我的心又凉了半截。“我们队里有？”我把头摇得象拨浪鼓，队里几十户人家，哪个人的脾气秉性、思想表现我不清楚，就是隔里把路远看背影我也能分得出张三、李四来。我掰着手指给他数班辈，从土改、互助组到合作化、公社化，直到现在的积极分子，从头至尾，我给他数了一遍。我说：“除去参军、进工厂和出外工作的，剩下的就这么些了，哪里还选得出人，更莫讲比你高的罗！”

诚亮大哥的眉头皱起来：“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四十八岁，比你小一岁。”我随口应了一句。

“对罗，对罗，我们都这一大把年纪了，这肩上的担子还不让青年人来挑？”诚亮大哥指着报纸上的一行大字“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又说：“莫讲我调走了，就是不调，也要换个青年人来挑这担子了。”

诚亮大哥平素办事老成持重，今天怎么这样放胆？生产队干部虽然算不上是什么“官”，可是这个家也不好当啊，阶级斗争要抓，方向路线要管，政治思想工作要做，柴米油盐，婚丧嫁娶，哪门子都得理，这么一个掌舵的指导员，莫讲要身经百战，起码也要挑选个几经风雨，斗过几个回合的人才行呀！我把自己的疑虑坦率地告诉诚亮大哥说：“我怕

嫩楠竹难做挑千斤的硬扁担啊！”

“我看你这论资排辈的思想就应该批判！”诚亮大哥严肃地说，“依我看，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青年人就是行，比我们年青时强多了，那时我们懂什么‘纲’‘线’？光这一点他们就比我们强，更不讲别的了。”

“这个道理我也懂，可是，我们这里情况不同啊！”

“我看你是身在宝山不识宝！”

“哪个是宝请你给我指出来看看。”我赌气地说。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在你隔壁的知识青年春妹就很不错嘛！”

“春妹？”不说还好，说了反把我吓了一跳。

“哎——”这时门外有人清脆地应了声，门推开，闪进一个人来。

我和诚亮大哥扭头一看，一个大方伶俐的妹仔站在我们面前：圆圆的脸盘，有棱有角的嘴巴，穿一件唐装细红格棉衣，头上扎两根翘起的羊角辫，一双大眼睛，一闪一闪的，机灵中带着果敢，活泼中带着庄重。她就是知识青年李春妹，到我们山脚村插队已经五年了，现在担任队的团支部书记。

春妹一进门，银铃般的声音直钻耳朵：“我刚走到门口，队长就喊我了，真巧！我正要找你们两位领导有事呢！”

“什么事啊？”诚亮大哥脸上漾开了花。

春妹把头微微一侧，羊角辫抖了几抖：“表个态！”

“表什么态？”我困惑地望着春妹。

春妹望了我一眼：“哟，队长，你能不晓得吗？诚亮大伯昨天对我讲，他要调到公社去了，准备选个人来接班。大伯点我的将了，问我敢不敢应战，我现在考虑清楚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大家选我，我——就——当！而且下决心当好。不过，”她停了一下，“我到农村的时间短，没什么经验，今后还得队长多帮扶我啊！”

诚亮大哥等她说完，便接上腔：“当然要互相帮扶。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嘛！”说完，哈哈笑个不停。接着眯细着眼睛，端详着春妹，微微点着头。我晓得这是他满意的习惯动作。

对春妹我是了解的。斗争敌人象挺机关枪，干起活路象只猛老虎，唱歌象高音喇叭……选她当青年突击队长、文艺宣传队长我举双手赞成；可当指导员吗，我就举棋不定了。到底还是根嫩楠竹嘛！

春妹表完态，气还没喘定，只见她竖起一个手指说：“我提一个建议！”

诚亮大哥连说：“好好好！”

我不怎么相信这个嫩嘴画眉能唱出什么好调调。

春妹亮起嗓子说：“今年我们队平均亩产一千三，兄弟队都在赶我们、超我们，我们欢迎人家超过我们。不过，我们该怎么办呢？”

有谱，有谱，和我想到一块了。今年要保不住一千三，

那还象话吗？我不由竖起耳朵细心听她的意见。

哪晓得，她把话锋一转却讲起故事来了：“我家就住在漓江边，门口正对着龙门滩。我经常看船队逆水上滩。那场面才紧张咧。滩水象箭一样，飞快地泻下去，浪头扑打着船头，船工用肩膀抵着竹篙，身子绷得笔直，腿上的青筋一条条突起，整个身子差不多贴着船板，嘴上喊着号子‘嗨哟’，‘嗨哟’，撑啊，撑啊，一步一步地硬是把船撑上了龙门滩。我在岸上急出了汗，恨不得帮船工出一把力，……我经常想，在那关键时刻，如果船工脚下稍有点软，劲有一点松，那船非得给滩水冲得远远的，被后面的船赶上来。”

诚亮大哥拍手喝采：“是啊！搞革命，办社会主义大农业就是要有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我感到摸不着边际，有些茫然。

春妹好象看出了我的心思，把话题转到生产上来：“现在，我们队的情况就和撑船上滩一样，一点劲都不能松！这一冬我们的农田基本建设搞得不错，还要咬紧牙根拚命朝前闯！我有个想法，”春妹捡起一块瓦碴在地上划了两杠，

“这打比是桃花江，趁着它冬天是一条长长的死水潭，”她又捡起两块砖头把画出来的桃花江拦腰截出一段来，“我们把桃花江截出二、三里长的一段，然后把水戽干……”

我听出眉目来了，很佩服春妹的胆量，想得大，想得美。如果这方案变成现实，粮食产量会更上一层楼。不过，她怎么象吃了豹子胆，就没有考虑考虑我们的实际情况，这

样干要担多大风险啊，俗话说，“欺山莫欺水”，万一失败了，莫讲再上一层楼不成，就连原来的一千三也保不住！还是稳着点好。我心里这么想，但又不好直说，便打了个弯说：“等以后选举定了再说吧！”

“为什么？”春妹向我紧逼一着，那双大眼睛紧盯着我，“选我当指导员，我要提，选不上，当个普通社员我也要提。反正提定了！”

多么熟悉的话语啊！我不由得想起一些往事来。在她到我们这里插队的第二天，我就尝过这句话的味道。那时正是九月天，我领着他们几个知识青年到田垌介绍土地生产情况。一路上，他们叽叽喳喳，问这问那，问得问题又新鲜、又古怪，我耐心地解释给他们听。问得最勤、最多就数春妹了。她那时才十七岁，个子比现在矮一个头。走上一个山坡，春妹好象发现了个大秘密，尖声尖气地问我：“队长，这么大一片田，为什么不插二禾呀？”我见她指着高坡上那几十亩望天田，就告诉她，这是望天田，水上不来，没办法插。她眨着眼睛想了蛮久，大概看见有人在河边戽鱼仔，于是，她显得庄重地说：“队长，我提个建议，明年我们用戽把水戽上来插二禾。这几十亩田多插一造，会打多少粮食啊？”我愣了一下，这高坡田离水足有三丈高，戽几十亩田的水，得花多少工啊！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这时她那双犀利的大眼睛紧盯着我，眼神是那样大胆、泼辣。她猛地迸出一句话：“这个建议我还要提，反正提定了！……”第

二年，她真的又把这个建议提了出来，结果被采纳了。她带着青年突击队在山坡上挖了十级水坑，硬是一级一级地把水庠了上去。……

现在这个神态和那时多相象啊！眼神还是那样大胆、泼辣，但却多了一层老练和自信；声音还是那样清脆，但显得坚实、浑厚了。

春妹的话象哗哗的河水往下说：“那河泥好厚呀，我下水探过，足有两尺深。有了这个好基肥，再在科学种田上下功夫，明年我们争取跨双‘纲要’……”讲完这段话，她那表情可舒心了，脸色微红微红的，目光闪闪，好象她已经看见田里铺上了一层厚厚的肥泥，乌黑的泥土上又铺满了一层金灿灿的谷子。

我心里象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看样子，这妹仔是下定决心非干不可的了。

诚亮大哥连声讲好，他说：“小修小补学不了大寨，小干小变赶不了昔阳，干农业，就得有那么一点咬紧牙巴骨朝前闯的精神。”

突然，春妹一跺脚说：“哟！人家红小兵还等着我去辅导呢，你们细谈细谈吧，我走了。”她跑到门口又回头对我调皮地笑了笑。

诚亮大哥用胳膊碰了我一下，挤了挤眼：“伙计，怎么样，我给你挑的这个指导员不错吧，满意不满意？”

我苦着脸说：“大哥，她的胆子忒大了，可又少了一点

老成、持重。”

诚亮大哥点破我：“你一定是给她那个建议吓破了胆，是不是？我啊，就特别欣赏她这种精神，越想越觉得她比我高。今年丰收了，明年怎么办？这些天来我也老想这个问题，你大概也不是没有考虑，可我们就没有她想得深、想得透、想的大胆。你听她那个撑船上滩的比方打得多好啊！伙计，小妹仔给我们老头子敲警钟了，我们可千万不能劲松脚软哪！”

任凭诚亮大哥怎么说，我的心总宽不了，我把一点点希望放在选举上。

.....

选举会上，大家唰地一声——一致选举上了春妹，还通过了她那个戽河挑泥改土夺粮的方案。

二

既然通过了，那就干吧！我一咬牙根：“好！把全队人马拉上去，搏一场！”我一讲完，春妹直跳着喊：“好队长！”

苦战了三天，两条堵水的大坝筑起来了。

戽河水的第二天，刚吃晚饭时，春妹来找我了，说：“戽河的任务很艰巨，要想办法多上劳力。”奇怪了，全队的劳力，除了两个养猪的外，全拉上工地了，还向我要什么劳力？可春妹偏不信，讲我那本账算错了。我争议道：“我当了这么多年队长，队里有多少劳力，和我自己的手指一样

清楚。男劳力六十，女劳力四十八，除了这个数再多一个也没有，不信明天到工地数，少一个找我。”

第二天在工地上，我赌气给她数起来，数着数着我吃了一惊，上工的人数多出二十几个。我一细看才发现好些个几年都没出工的年老社员和家务忒重拖儿带女的社员，也拿着戽斗、水桶上来了，连住在我上屋成天喊“小巴爷①拖身”的三嫂也来了。我打趣地问她：“咦，三嫂，今天你怎么也上阵了？”她白了我一眼：“我怎么又上阵不得？告诉你，我‘解放’出来了！”“解放？”我感到这个词很新鲜。三嫂解释说：“讲起来还亏得春妹仔咧！我以前不出工，你以为是我懒呀？其实，是给小巴爷拖住身没得法呀！昨夜，春妹找我们十几个带仔婆开了个会，把戽河的情况一摆，我们都很着急，可是，又……又抽不开身呀。我顶有气地说：

‘把小巴爷给他们男的带，让他们当几天落后分子，我们上阵去！’春妹笑着说：‘姨妈也是外婆的女。多了女的、少了男的，等于不多。我有个想法，大家看要不要得。我是想，能不能找几个不出工的老人家办个托儿班……’她话没讲完，我们就高兴起来了，我不由猛拍春妹一巴掌：‘死妹仔，有好办法又不早讲，急得你三嫂出豆子汗。’别看春妹顶出脱，给我这么一夸，脸却红了起来。哈，哈……”三嫂大概是因为得到了“解放”，高兴得笑出眼泪水来。她止住笑，猛地一打弯说：“大哥，我得给你提个意见！”“提

①桂北方言，小孩子。

意见？”我心冬地一跳，但我还是表示欢迎：“提吧！”三嫂说：“你应该向春妹学习，多注意帮助社员解决些实际问题，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嘛！”三嫂一席话倒真的臊得我脸红起来……正在这时候，秦大叔和张二伯爷两个五保户，每人挑着一担水桶走了过来，我赶快跳上岸，迎了上去。可是，春妹早赶在我的前头了。我们劝两位老人在家好生休息，这等出气力的事就不要操心了。两位老人都激动地说：“难道只准队里关心我们，就不准我们为队里出点力？几年来，都是春妹带着年青人帮我们挑水碾米，送菜打柴；病了，春妹日夜守着熬汤煨药……现在，春妹提出大干快上学大寨，要我们在旁边看，憋得难受啊！寒冬腊月大家在冰水里辟河挖泥，重活我们干不了，给大家烧茶送水，解解渴，暖暖身，也算我们对学大寨的一点心意啊。”这时我们才注意到两位老人挑来的是两担热腾腾的姜糖水。春妹紧捏着拳头说：“我们决不辜负老一辈贫下中农的嘱托！”那声音就象在老人面前宣誓一样。

这下子工地上的劳力增加了一半，连放学的小学生也端着脸盆上来了。这么多劳力是春妹发动群众“解放”出来的，是春妹那大胆的、富于理想的建设新农村的方案感召出来的。

这些天，春妹够辛苦了。

出工最早是她，收工最晚是她，哪里最困难哪里就有她。圆脸蛋给风吹红了，手脚给冻裂了口，可她根本没当一

回事，照样象只画眉一样，唱个不停，笑个不止。一下子来一段《龙江颂》的“人换思想地换装”，一下子又来一段“让青春焕发出革命光芒”。休息时，她拉上几个后生仔、妹仔家还搞一个短小精悍的革命样板戏选场。歌声笑声一起，一下子就把人们的困乏冲跑了，把劲头鼓起来了……哟，我现在才理解，春妹哪里是在唱唱跳跳，她分明是在宣传革命道理，是在给人们加油鼓劲嘛！

原来，我总认为春妹冲冲闯闯，胆量有余，稳重不足，是根嫩楠竹，挑不起指导员这副重担；现在我不禁暗暗佩服她有勇有谋、朝气蓬勃的精神了。

这些天来，桃花江给我们闹得天翻地覆。可是，战果并不辉煌啊，连续搞了三天，河水消下去不到五寸，我心里打了下算盘，就算照这样的劲头猛干下去吧，起码也要到明年开春才辟得干，那时，春雷一响，桃花雨一下，还挑什么河泥？到时候可别落得个鸡飞蛋打的结局啊！不能这样蒙头干下去了，我还是要把我原来的看法再端出来。

不过，我又有点顾虑，春妹会不会同意呢？

但，我马上又推翻了这个想法，这是关系到全队明年生产的大事，哪能和稀泥呢？何况，我把原来的看法提出来，也是为她好嘛，要不然，到头来搞得不但双“纲要”跨不成，甚至连亩产一千三的水平也保不住，那就难收场了。我不能看着这个好妹仔跌跤子呀！现在，我觉得春妹样样都蛮好，就是有一样不顶满意——闯得太厉害了，放着很多稳当

事她不做，非要拣这风险来担。

我正想着，春妹向我走来。她瘦了，眼窝有些凹下去，但眼神还是那样闪闪灼人。

她说：“大叔，这水老是戽不浅，晚上开会商量一下，好吗？”

她也看到这一层，我想她可能回心转意了。便连忙答道：“对，对，现在停下来还不要紧……”

春妹猛地插了一横杆：“什么？”

她脸色刹时变得很激动，咬着嘴唇皮，好一阵，她难过地说：“大叔，你……你还没想通啊！”

我很委曲。明摆着是不成的事，叫我怎么通呢？好一阵子，我和她谁也没多说一句话，大家都等着在队委会上再摆一摆。

三

历来开会春妹总是第一个到，今晚却破例，她迟到了。

冷天黑得早，一吃完饭我就到保管室，烧起一塘火。不一阵，队委们陆续来了，就差春妹一个，我去喊了两回，都没见着她的影子。等了一下，还没见来，我望望钟，快八点了，不好再等下去，便宣布开会，边开边等吧。

我开门见山地说：“今晚这个队委会，主要是商量一下戽河挑泥的事，情况大家都晓得，整整猛干了三天，可河水没浅下去多少，为什么戽不浅呢？这里面的原因又找不出